

琴台 潘國森

世道變了

這一回在南京乘高鐵到北京，時間充裕得多，排隊買票的人龍遠遠沒有深圳南站那麼長長的嚇壞人。前面有個小孩在淘氣，卻不大說話，我老人家便拿了一隻小紙鶴哄她。因為這回原定乘高鐵，怕車程太悶，便帶了摺紙材料打發時間。豈料快車變了慢車，紙是帶對了！

不得已要猜價錢的，總是向上提。為什麼？若是你猜值五十元錢卻說一百，結果真的是五十，那就可以誇對方真會花錢。若是對方給商家騙了，也不至於太過傷其臉面。

才不過二十年，潘某人就從「小孩」蛻變成「爺爺」了！千禧年叨了「我的朋友查良鏞」的光，到北京為他的小說作品開會，管吃管住。內地的朋友竟然奔走相問：「這個孩子多大了？」他們看我當年的模樣，或會以為我像是個二十上下的小學生呢！

近年到北京多是來去匆匆，沒有時間拜訪此間師友。這回到北京的任務就是開會和吃飯，也來不及去什麼景點名勝遊逛。各單位「領導」都是八十後、九十後的小朋友，工作熱誠、態度進取。我潘老人家廁身其中，「守拙」可矣。既深知自己的位置和團隊作業的竅門，自家的部分講出能夠做出些什麼東西就是，有何加減乘除，一切按上級指示去辦。

由南京到北京是以北京南站為終點，南歸卻是北京西站到深圳福田，好在全程的接駁交通早已用智能手機的軟件查得一清二楚，自然不怕迷路了。車程約八個小時，但是下了高鐵回家仍是漫漫長路。很期待香港西九龍高鐵站通車，再加必須的「一地兩檢」，日後到全中國各地旅遊、辦事、幹活都可以很方便。屆時香港才算是真正加入大中華圈和「一帶一路」。

(兩京遊蹤之三·完)

發式 生活 商山 余傑

我的耳朵出現了問題？

還記得以前未有智能電話出現之前，我們家裡總會有一個鬧鐘放在床邊，讓我們可以準時起床，但自從出現了智能電話之後，這些傳統鬧鐘好像已經失去生存的空間，而我自己已習慣轉用智能電話裡面的響鬧功能。當然有時也會出現一些狀況，例如：「沒有充電、調校錯了起床時間或聽不到響鬧的聲音」。

就像多年前，某品牌的智能電話的鬧鐘出現了狀況，結果全世界也有很多人因為倚賴這個鬧鐘，便遲到了，當時好在沒有影響到我。我也曾經想過，如果這個情況再發生，可能便耽誤了一些工作。雖然日前這個情況沒有出現，但我也忘記了起床。

話說日前四時便要回到電台錄廣告，通常我也會先預早一小時起床，便把智能電話的鬧鐘調校到三時，結果在我半夢半醒之際，聽到有敲打我的房門聲音，最初還以為這聲音是附近發出來的，之後有人還在不斷敲門，還打開我的房門，當時我很害怕，以為有賊人入屋，但自己也不清醒，原來我的弟弟專程到我家叫我起床。原來因為同事們知道我沒有接聽電話，就發現我應該還在睡覺，好在其中一個同事有我弟弟的電話號碼，他便叫我弟弟想辦法找我，所以我弟弟特登來到我的家叫我起床。

很奇怪的是，我每天也會用這個鬧鐘叫自己起床的，為什麼今天竟然聽不到這個鬧鐘的聲音？因為智能電話的響鬧方法是，如果你不停按的話，便會不斷地響起，而且從三時已經響起這個聲音，結果到四時我都聽不到。心想為什麼有這個情況出現，沒有可能吧！然後我再看看有沒有調校錯了時間，但發現沒有錯，我便更加覺得奇怪，莫非睡覺的時間瞞得真的很好？

但也沒可能聽不到鬧鐘的聲音，所以現在很害怕，害怕是發現原來鬧鐘也對我沒有作用，現在可以怎樣解決？因為還有漫長的日子需要這個鬧鐘叫我起床。有一些同事提議我買一個正常的電子鬧鐘，不要只依靠手提電話的響鬧裝置，我也覺得應該，畢竟每個人每天也需要鬧鐘來弄醒自己，不然便會錯過很多事情。

其實對於這個情況的出現，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因為我一向是個不會遲到的人，但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出現，到現在我也不能理解，我就好像吃了安眠藥，完全聽不到任何的聲音，但我其實沒有這個習慣，亦不需要靠這些藥物來睡覺，我現在只可以好好想想，找一個好的方法，不要再重蹈覆轍，你們有好的提議嗎？那，要謝謝我的弟弟及同事們，原諒我給他們帶來的麻煩。

生活 吳康民

人口問題

退休多年，但飯局愈來愈多。一是舊生們，每到畢業若干年的紀念歡宴，都要邀請原或前校長、教師相聚。我任校長多年，是最老的老校長，校友們熱情邀請，不去不成。同時見見老校友，和他們敘舊，也是一樂。早年的畢業生，尚有印象，近年因為少和他們接觸，未免生疏。但見歷年畢業生，多已成材，老懷極為歡慰。

特別是有些畢業校友，旅居國外多年，都應邀前來參加盛會，回憶當年學生小子，現已有年遠祖父母輩。歲月如梭，既高興又有感慨。今年我的女孫，年底將結婚而為人婦。我極盼望早生貴子，四代同堂，我將登太爺一輩。

古人五代同堂，都是早婚之故。猶憶先父，十七歲與先母十八歲聯婚，十八歲便生了我的大哥。正是早婚，便有可能五代同堂。今天早婚者絕少，五代同堂，幾不可能。

我在二十六歲結婚，翌年生了大女兒，再過一年半，又生了大兒子。男女品種齊全。本已完了傳宗接代心願。不料十年後又來了一個小兒子，頗為超額。可幸兒女都已成材，未辜負父母厚望。可惜老伴年前逝世，未能享受兒孫供奉之福。不過老伴去世，也已八十五歲，且纏綿病榻多年，也算是一種解脫。

現在兒女都只生一個，三個兒女只有三個孫子，可幸品種齊全，有男孫有女孫。今年年底，女孫也將結婚，我很希望早日有個第四代，抱抱一個曾孫兒或曾孫女，是我「登九」之年的一大願望。

古人希望百子千孫，是封建時代的傳承觀念。加上古代有錢有勢的，不少是三妻四妾，子孫繁多的比比皆是。現代提倡計劃生育，過去更建議只生一個，最近放寬至生兩個，以控制人口增長。中國是人口大國，是世界超過十億的大國，人口多也是一個社會上的壓力，但只要經濟發展，人均經濟超過人口增長，人多真正是好辦事，而不是社會上一個不勝的負擔。

萃神 乾坤 余似心

享受獨處時光

我童年時一家十二口住在一個細小單位，家裡總是熱熱鬧鬧的，從來不知孤獨為何物。

長大後，愈來愈發覺人的一生活有許多獨處時光，年紀愈大愈明白什麼是孤獨。總有一天年輕的會離巢，伴侶有一人先離去，在壽命愈來愈長的現代城市老年獨居愈普遍。在住屋困難與離婚普及等等問題下，又產生不同的獨居者。獨居生活可以是自由輕鬆愉快的，最重要是培養一些嗜好，調校自己的心態，以能享受獨處的日子。

台灣作家丘引說：「作家擁有較強的獨處能力。」這話說得對，喜歡寫作的人都活在自己的腦海裡，所以分外愛獨處。另一類人我肯定是愛好閱讀者，書裡的世界豐富多姿彩，專注看書的人都不知身旁發生什麼事。

我有朋友熱愛看電影，但總要找伴兒，這真奇怪，在看戲時大家不都只盯着銀幕，何需結伴？其實這是獨處者的良好嗜好。

繪畫、書法、藝術字，這也是個人的習慣，無須任何對手和合作夥伴，只沉醉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裡。攝影大自然，則是靜觀世界的個人活動。

一個人的運動種類繁多，跑步、游泳、踏單車、壁球、瑜伽、獨木

舟、滑浪風帆、溜冰、踏板、打保齡球、跳高、跳遠、舉重、鐵餅、射槍、標槍，以及玩健身室內的各類設施。

聽音樂，讓樂韻縈繞一室，帶動自己的情緒。最多人做的是上網，這是個資訊的無量世界；還有打機，電子遊戲可消耗掉你的日與夜。打坐，可讓人培養安靜平和的情緒，有益身心；種植，和大自然結伴，看種子萌芽開花，不會寂寞；打毛線、鈎織等手工有製成品和成就感。

所以說獨處並不可怕，擁有愈多愛好生活愈是豐富。今天就為自己培養新鮮有趣的嗜好吧！



朋友譚小鳳的作品，她的愛好是拍攝大自然之美。作者提供

今天，我們如何與人工智能共舞？

百度自動駕駛平台，阿里巴巴「天貓精靈 XI」，機器人「小冰」出詩集、開專欄，24小時無人超市開張……過去的這個夏天，人工智能不斷刷新熱搜榜，每一件「黑科技」，都無不預示着「互聯網的下半場」又邁進一步，同時也引發新的追問：人工智能是否會砸了人類的飯碗？在這場「智慧爭奪戰」中，誰又是最後的贏家？

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提出「從智人到神人」的設想，進入21世紀後，曾經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瘟疫、饑荒等已被攻克，長生不老、幸福快樂成為終極夢想。

進一步說，延緩衰老、對抗死亡成為新的課題，甚至有專家認為，「到2050年，只要身體健康，鈔票也夠多，人類都可以大約每10年騙過死神一次，從而長生不老。他們想的方式是我們大約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療，除了醫治疾病，也讓衰老的組織再生，並讓手、眼、腦都得到升級，在下次治療之前，醫生已經又發明出各種新藥、升級方式和小裝置了。」如此腦洞大開，除了對人工智能的厚望，更多的是免於早死、延長壽命的願景。

毫無疑問，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納米技術等正在重塑着世界，在作者的眼中，生物本身是算法，生命本身就是不斷處理數據的過程，當數據流充分湧動，擁有大數據積累的外部環境將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未來，大部分人將淪為無價值的群體，只有小部分人能進化成特質發生改變的神人。」

如此預言，勢必引來爭論與質疑，但是，這並非一無是處，至少是為我們提供一種視角、一種想像，使人們預判風險，做好迎接的準備……用媒體人楊瀾的話說：「我們創造了人工智能，在它們的身上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希望、想像和恐懼，以及我們與這個世界相處的另一種可能性，但更讓我們發現了人類智能的種種奇妙之處。」這種面向未來的眺望，未確定結果，對我們來說，卻是不斷學習、更新觀念，打造全新的自己。

科技革命對生活帶來的益處俯拾即是，無論是人臉識別技術，便於消費、破案，還是線粒體DNA技術，避免遺傳疾病，即「三親寶寶」，嬰兒細胞核來自父母，線粒體DNA來自第三人。精準算法改變未來的同時，也將面臨着諸多矛盾與衝突，比如，「三親寶寶」究竟是否合法，再比如，綜藝

節目中的「人機對戰」是否合理。不少智能領域專家呼籲，在機器人或自動化系統上安裝「道德黑匣子」，以記錄機器的決定和行為。因此，既要用法律和政策規範人工智能，也要用文明和倫理賦予其更多開放性和彈性。

這種「成長中的煩惱」，作者在書中的比喻很是意味深長：「我們就像是一座孤島上的居民，剛剛發明了第一艘船，正準備在沒有地圖甚至也不知道目的地的情況下揚帆出航。而且事實還可能更糟糕。在這個比方裡，這些島民至少還知道自己活在一小塊地方，但我們並未意識到，我們可能也只是住在一座小小的意識島上，而外面由我們不熟悉的心理狀態所構成的海洋，可能無邊無盡。」

一切都是未知的探索，一切都是希望的綿延。與其追問「從智人到神人」何時實現，不如回歸當下，着眼於擺在面前的一杯機器人手沖咖啡，在熱氣騰騰中思考進化與人生。當然，所有的探索或冒險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比如，第一位數據主義殉道者：艾倫·施瓦茨。他是信息自由的堅定信徒，曾在2008年發佈《游擊隊開放訪問宣言》，呼籲讓信息流完全自由、不加限制。他利用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網絡進入數據庫JSTOR，下載了數十萬份科學論文，打算全部公開到互聯網上，讓人人可以自由閱讀。不久他被逮捕、送上法庭，他在家上吊自殺。他用生命換來了數據自由的進步。

與「阿爾法狗」圍棋大戰類似的是，人工智能愈來愈多的與人類PK。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音樂學教授戴維·柯普就發起過一場挑戰，他歷經七年創造出一個名為EMI的音樂智能實驗，專門模仿巴赫的風格，僅一天時間EMI就能譜出五百首巴赫風格的讚美詩。然後，他選出幾首，在聖克魯茲音樂節上演出，觀眾反響強烈，當得知作曲者是機器人時，炸開了鍋，有些人發出怒吼。事情並沒到此停止，柯普為EMI簽了合約，首張專輯《計算機譜曲的古典音樂》大受歡迎。

隨之而來的爭議也是充斥耳畔，俄勒岡大學的史蒂夫·拉爾森前來挑戰，來一場人機音樂對決，拉爾森提議，由專業鋼琴家連續彈奏三首曲目，作曲者分別是巴赫、EMI，以及拉爾森本人，接着讓觀眾投票是誰譜了哪首曲子。柯普愉快地接下了戰書，當天數百位講師、學生和音樂迷齊聚俄勒岡大學的

音樂廳。表演結束，進行投票，結果讓人大跌眼鏡，觀眾認為是巴赫的其實是EMI，認為是拉爾森的其實是巴赫，而他們認為是EMI的，其實是拉爾森。

然而，柯普並沒有止步，他又創造了更複雜的新程序：安妮。EMI譜曲是根據預定的規則，安妮則是基於機器學習，隨着外界新的音樂輸入，能不斷變化發展音樂風格。除了音樂，安妮還對其他藝術形式很感興趣，比如俳句。2011年，柯普出版了《激情之夜：人和機器所作的俳句兩千首》，其中有一部分是安妮寫的，其他則是來自真正的詩人。

類似的挑戰還在繼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各種挑戰中，將會達成諸多共識，那就是實現共贏的那部分……更好地服務社會。比如，用可穿戴式傳感器和計算機監測人們的健康和活動狀況，新進開發的通過分析眼淚成分檢測血糖的隱形眼鏡，可收集心跳、排汗、性高潮持續時間、消耗卡路里的生物計量臂環。最叫人矚目的是，如果給羅密歐和茱麗葉服用藥丸或是戴個頭盔，就能消除掉世仇兩家讓人痛苦的慾望，將不幸的愛情消融在萌芽之中。萬物互聯製造出的數據流形成新的漩渦，即使心智升級後的神人似乎也難以駕馭，可是，在最後一刻，人會握有唯一的殺手鐮，不是拔掉插頭，而是情感聯結……愛，這亦是計算機往往看不穿的東西，哪怕它日日升級、更加人性，但它無法理解一首詩歌承載的思念、一杯咖啡帶有的體溫、一次醫院問診獲得的精神慰藉。

不管怎樣，「人工智能目前絕無法做到與人類匹敵。」我們在嘖嘖驚歎人機互動加速運轉，媒介生活無所不能時，人工智能的虛火也日益顯現，理應保持警惕和清醒。三年前，尤瓦爾·赫拉利用《人類簡史》闡述人類存在是虛構的現實；三年後，這部《未來簡史》就是展望未來，試圖探索人類的新任務和新使命……如何與人工智能共舞，跳一曲「美美與共」的華爾茲，這關乎着我們更有品質的生活，也關係着未來世界的美好圖景，成就全新的自己。



天貓精靈 XI 網上圖片

昨日 陶然

陶然亭

一九八零年四月，應艾青之邀，我回北京會合聶華苓夫婦。當時艾青剛恢復名譽，獲發返家胡同的四合院，但還沒有公開活動。這裡因為之前被幾戶人家瓜分，沒有了廁所，如住進去，必須到街上的公廁解決衛生問題。考慮到艾青年紀較大，有關方面請他和高英兩夫婦暫住北緯飯店，我們則和艾青的兒子艾未未、艾丹等，住進他的四合院裡。

天冷，我們有便時就乘公共汽車去北緯飯店找他們，去沖涼。那時，我們常在附近散步，有一次，我挽着艾青的胳膊走，給人拍下，成了極好的紀念。後來，聶華苓在香港連續在《七十年代》發表了作品，細說北京之行，包括訪談艾青、蔡其嬌等人的文章。再後來，艾青在給我的信中說：「聶華苓敲開了我家大門。」

陶然亭公園就在左近。陶然亭我也不陌生，在北京第六中學讀書時，我們一幫歸僑學生曾

與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歸僑學生，跑到這裡聯歡，陶然亭裡留下過我們年輕的歡聲笑語，正是不識愁滋味的年紀。

去年我重返北京，人事大部分已全非。艾青和蔡其嬌也已經在另外的世界了。想起來，心情沉重。

這裡的銀杏樹開得正茂，秋陽照射下閃閃發光，當秋風吹來，那樹葉互相拍打着，嘩啦啦響成一片歡樂的歌聲。更有年輕情侶，捧起一堆銀杏落葉，作天女散花狀，一面猛喊旁邊的男友快快快門照相。

這時走來一位大娘，以老北京的姿勢，向我們解釋，銀杏樹是分公的和母的，男樹只播種子，不能生小樹，女樹才負責接種。難怪種樹時，都要閉關着。讀書的時候，我在北京呆了整整十三年半，但一直沒有留意銀杏樹。直到那次重回北京，有一天早上，從萊佛士酒店往西走過去，在一張綠色長椅坐下聊天，忽然東長安街上有一大叢銀杏樹在迎風招展，金光閃

閃得有點晃眼，我頓時被那幅畫面吸引，從此忘不了那風中搖擺之樹。

記憶力是那麼軟弱無力，你問我可曾記得那時初遊陶然亭的情景？我都模糊了。只記得好像划過船。有照片為證。但照片也不知丟到哪裡去了！甚至連當時同行的同學也早已星散，不知遺落在何方了。

今日的陶然亭，好像充滿活力，一入北門，就見到男男女女，身穿綠色軍服，在那裡跳起了水兵舞。是集體舞。動作整齊，看了讓人舒坦。同行的老同學曹惠民對我說，在北京那麼多年，都從沒去過陶然亭。其實也不奇怪，我在北京比他呆得更長，許多近郊名勝也都沒踏足。那時的心裡，總覺得反正近在眼前，隨時可去，反而疏忽了。

直到有一天忽然要離開，卻有許多雜事需處理，竟來不及一一到訪。好在還有機會補救，趁我們同時重訪北京，一起圓了逛陶然亭之白日夢。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靜悄悄的巨變

做別人的垃圾桶，顯然不是一個好角色；做全球的垃圾場，那就更顯然不是一個國家的榮光了。但小狸最近才知道，2014年，中國進口了4,960萬噸垃圾用於提取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這佔到全球可提取原材料垃圾出口總量的逾四成之一，超過了歐洲此類垃圾出口量的一半。

小狸亦曾對這種「進口」着力進行合情合理的想像，但想來想去的最終結果也只能是兩個，一個是：垃圾就是垃圾。另一個是：中國作為「全球垃圾場」的角色決不是一個好角色。小狸甚至想到，中共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或許，這種年復一年的洋垃圾大量進口就是這個「主要矛盾」一個「靜悄悄」的事例，但，這不也正是我們進入「新時代」之後所要解決的一個「角色」問題嗎？

好在這樣想的絕非小狸一人。實際上，今日之中國，早已不是前些年的中國，着力於今日中國之「全球角色」巨變的，早已大有人在。今年7月18日，中國正式通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了保護環境和人民的健康，嚴格禁止二十四類垃圾入境，包括塑料垃圾、廢紙、

廢紡織原料以及來自鋼鐵生產的廢料等。

中國這一禁令雖然明言要到2018年才開始正式實施，但一下子就在全世界特別是歐美國家引起了巨大反響。例如美國廢棄金屬回收工業協會主席羅伯特·魏納稱，我們有15.5萬個工作崗位直接和垃圾出口掛鉤，這些工人貢獻的稅收總計達30億美元。中國的「洋垃圾禁令」會直接衝擊我們的垃圾回收行業，這無異於異常災難。

但在這場「靜悄悄的巨變」面前，也有相關的外國人士表示理解甚至欣賞，例如一個法國從業者表示，由於擔憂環保影響和國內民眾健康，中國政府的這一決定，合情合法，它不僅能夠減少外來垃圾對土壤和空氣的污染，也能進一步促進中國國內垃圾的回收和利用……

真是個明白人。實際上，中國政府的上述決定在世貿組織內部沒有經過任何事先協商便獲得了一致通過。這一簡單的事實，最權威不過地說明，只要我們抓住「中國新時代」的主要矛盾不放，着力於「靜悄悄的巨變」，我們就一定能夠「得道多助」，勝算在握。因為這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必須。

讓我們在這「必須」的道路上做出更多的「巨變」。